



# 魚泉街的夜與晨

□李秀玲

## (一)夜宿魚泉街

魚泉街，位於南川山王坪景區山腳下。一條長長的、彎彎的街，住戶估計不超過100戶。

我們到達魚泉街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過了。本來計劃在山王坪上找住宿，但因為沒有預訂，所有的酒店都滿了。無奈之下，我們想起上山之前經過的一個小鎮。

山路蜿蜒，夜風微涼，不過十分鐘就開到了山下，再繞段U形路過了一座水泥橋，就到了小鎮上。說是鎮，其實就是一條老街，街上只有零零星星幾家副食店還開著。車子慢慢在街上滑動，一車人左顧右盼，看見一個寫著“龍泉客棧”的灯箱放在街邊。

朋友下車去問有沒有房，聽到店家說：“有！你們想住幾間都有。”幾顆忐忑不安的心這才踏實下來。我們一邊辦理住宿，一邊和店家閒聊，店家告訴我們，這條街叫魚泉街，山王坪鎮政府就在這條街上。他們這家店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守店，所以沒有上網上平台。我們長長地吁出一口氣，網絡時代還有如此淳樸、原始的店家，真是我們的幸運啊。

動手把行李搬進樓上的房間後，肚子也餓了，還沒吃晚餐呢，我們商量著步行去馬路旁那家“廊橋人家”吃飯。

夜風中飄浮著涼意，走在寂靜的街上，風吹拂在我們的肌膚上，擺脫了酷熱的氣溫，以及熾熱的光，身體變得輕盈起來，和黑夜中那些不知名的樹影交換著彼此的呼吸。

街頭有一座古橋，青石板壘成的台階、木頭搭建的頂，連在一起的欄杆和座椅，也是木頭做成的。坐在椅子上，下方是一條潺潺流動的小溪，抬頭可見明亮的星空。朋友給我展示了她手機里一個神奇的軟件，打開後

對天上任何一顆星星，就會顯示這顆星星的名字。我們拿著手機對著萬里之外的星空，看著明明暗暗的星星有了屬於自己的清晰名字。腦子里忽然就彈出“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”的詩句來。

偶爾有車子駛過來，車燈划破黑夜，由遠及近地投射在橋邊的石壁上，婆婆的樹影、模糊的人影在石壁上一晃而過，又轉瞬即逝，大地、村莊、石橋和我又凝固在黑夜之中。我舉起手機，耐心地等待著下一輛車子飛馳過來，等待著那一道明亮的光滑射過來，我此刻的人生里，需要有一道光，驅散我內心那些近在咫尺的朋友也發現不了的無助和軟弱。

我喜歡這樣的黑夜，和城市里的黑夜不同。大山里的黑夜是絲滑的、暢快的、讓人能卸下疲憊。我像是那些沉默的樹，只有當風吹過，車燈照耀時，我才露出沒有偽裝的原形。

## (二)晨遇趕場天

一覺醒來，已是八點過。推開窗戶，月亮居然還高掛在天上，對面山峰上一排排風力發電的大風車此刻看起來像孩子手中小巧、秀氣的玩具。近處一戶農家屋頂上，緋紅色的紫薇樹兀自搖曳。一個背著背篋的農家婦女，從山的那頭走來，走進一大片稻田中，左轉、右拐，她走得如此的熟悉，但又走得如此的緩慢。也許是因為，她背負著一家人的生活與希望在行走。

我想起昨晚店家告訴我們，今天是趕場天。趕緊收拾了下樓。寂靜的老街今天熱鬧極了。店鋪都開門了，一溜煙過去，理髮的、修鞋的、賣酒的、修摩托車的，在街邊賣菜賣水果賣方竹筍的，在自己店鋪里賣饅頭、小面和滷菜的，還有坐在門口椅子上閑望的。有了人、有了市場、有了叫賣聲和吆喝聲，有了七大姑八大姨的閒聊聲，街上就有了煙火氣。

村民們臉上掛著的笑容很淳樸、很簡單，看見我們拿著相機，問我們是幹什麼的？是不是拍視頻的？是不是記者來採訪？我們也被這種質樸的問題感染，回答說專門來趕場。男人們笑笑，不再說話，只是在面對鏡頭時有幾分腼腆和不自在；女人們就隨意多了，呼喚著熟人一起來拍照。

鞋攤前等待著修鞋的孃孃對鞋匠說：“你快轉動你那個機器，好好補鞋，人家就拍你。”

坐在三輪車後面的穿大紅色裙子的孃孃對旁邊的一位老大娘說：“趕緊的，來拍一張。”然後兩個人對著鏡頭笑開了花。

還有一位買菜的阿姨，笑咪咪地告訴我：“這裡有很多人來，還有人買了房子。我們這裡房子便宜，十多万……”

再說下去，怕是她住在哪裡、家裏有幾口人我都會知道了。

一個穿著藍色上衣和灰色長褲的老人，坐在街邊賣他自己編的背篋，還有幾兜方竹筍。有人來問他的背篋，他說了一個價格，似乎沒談拢。等我从街上那頭逛回來的時候，他的背篋和方竹筍還是沒賣完。他仍舊不慌不忙，悠閒地抽著葉子煙。

賣水果的兩口子蹲在街邊，女的熟稔地收錢找錢，男的耳朵上夾著一根煙，嘴上還叼著一根煙。看見我湊上前，拿起小刀削了一小塊梨子給我嘗。我说不愛吃梨，他笑著說沒關係，川字紋拧在一起，一道一道的那麼深，全是歲月一刀一刀打磨的印記。

這裡的村民很多都還是在用現金，這裡的場已大不如以前熱鬧了，這條老街從這頭走到那頭十分鐘不到。可是，我還是愛上了這條魚泉街，愛上了清風明月下的那座石橋，愛上了樹影和風聲，愛上了脫漆、斑駁的木板門，愛上了村民們善意、質樸的笑容，愛上了這家不能在網上訂的龍泉客棧，愛上了這裡的夜晚與清晨。

為什麼那麼多愛？因為在這裡，我是散漫又寧靜的，是那個最真實的自己。就像許冬林說的：“俗心人人有。俗心時時滅。”我放下了自己那顆複雜、糾結的俗心，看到了更簡單、更快樂的俗心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南岸區作協副秘書長)

魚泉街

# 神奇金釵井

□舒德驕

那年夏天，母親大病了一場。

母親的胸乳上長了一個無名的毒癩。這毒癩紅腫糜爛開來，幾乎侵蝕了母親的整個胸脯。那糜爛最嚴重之處，連皮肉下面的胸骨也隱約可見。母親躺在床上，頭髮蓬鬆，面如土灰，連續七八天粒米未進，連續十天高烧不退。她那不分白天黑夜痛苦而淒婉的呻吟聲，令年幼的我們除了害怕，還是害怕。

那年我剛滿5歲。

5歲的我，最害怕的是母親因此而死去。

那年月，古鎮上的醫療條件極差，青霉素鏈霉素之類的藥品似乎還聞所未聞；住醫院，對於我們這樣的貧家小戶來說，簡直如同一個乞丐踮著腳尖仰視著金碧輝煌的宮殿。於是，醫治母親的病除了民間單方還是民間單方，所用的藥品除了樹根便是草葉。這些單方和草藥全不濟事。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。到最後，她呻吟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呻吟的聲音也越來越微弱了。

那夜，無月無星，四處都是墨黑和死寂。只有桌上那點昏黃的煤油燈光，飄搖著映照著母親那張慘不忍睹的臉。那夜，不知是外婆還是父親，他們走投無路，在絕望之中，從山下請來一個干癟的老太婆，來跟母親“觀花”。在一片灰飛煙滅的恐怖氛圍中，那老太婆閉著眼睛念念有詞，突然她哈欠一打，從陰曹地府帶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：母親七月初一在河邊洗衣裳，闖著了一個從陰間放出來找吃的惡鬼，這惡鬼死死抓著母親不放——母親這病，捱不過七月十五了！

從鄉下來的外婆，佝僂著腰身眼淚汪汪地坐在母親的身邊，可憐巴巴無言無望地守著她的女兒，不停地顫

瑟著撈起衣襟擦著她枯澀的眼睛。

可冥冥之中，這世界上有些事情却是莫名其妙，簡直無法用常識來詮釋！

天快亮時，母親回光返照似的從昏迷中醒了過來，微微睜開她的眼睛，她干裂的嘴唇嚙動了好久，終於發出了聲音：“母——”她叫著她的母親，“我、我怕我挨不下去了……我、我心頭難受得很……要燒、燒糊了……母，我想喝口水，喝口金釵井的水……”

金釵井在城外我母親娘家旁。母親從小就是吃那井里的水長大的。她從小就在那井邊挑水、淘菜、洗衣。那井，十分幽深，也十分神奇，井口冬升熱霧，夏冒寒氣；井里的水，又清又亮，甜丝丝冷颼颼的，在焦渴的夏日，只要喝上幾口，便能涼透你的五臟六腑。這井，從不干涸，永遠是那麼充盈。至於這井開鑿於什麼年代，為何會取名為“金釵”，兒時的我不自然不得而知。長大後才知道，那口井原來還是江津名勝古蹟，被列為津邑“後八景”之一！

明代工部尚書、大學士江淵，明代常德府同知、著名詩人李監，都是江津人。他們告老還鄉後，都曾專門作詩讚美過此井。其中江淵所作《金井寒泉》一詩，便是明證：

傳聞孝女購靈湫，投落金釵影未收。  
三尺冷涵平地雪，一泓香滲半山秋。  
濯纓頓覺塵囂淨，入口方知疾病瘳。

好釀黃流供大脯，未應專美在西州。

不知為什麼，母親在瀕危時，忽然想起來要喝金釵井的水。

為了滿足女兒這最後的心願，外婆提著一個瓦罐，挪動兩隻小腳，摸黑從城外為母親提回了金釵井的水——令人至今不解的是，母親一口气喝了外婆提回的半罐子井水，外婆又用蘸滿井水的濕毛巾搭住母親的額頭後，母親竟安安靜靜地睡了一天一夜。到第三天早晨，她竟奇蹟般地退了燒，人也慢慢地清醒過來，那天早晨竟還喝下了外婆給她熬的半碗稀飯！

母親沒有死，慢慢康復起來。後來她還健康地活著，直到90歲才“凋謝”。

母親在世時，時常念叨著金釵井，常常懷念那金釵井的水，她簡直把金釵井當成了聖物，把那井里的水視作了聖水。有一陣，電視里不斷打出招商引資的廣告，母親娘家的那片土地將全部劃為商業開發區，要在那裡建廣場、商圈、住宅，金釵井附近，也將建成本地的一個商業廣場。

母親聞訊後有點神不守舍，甚至有點失魂落魄。外婆已經逝世了好多年，可母親那時有事無事總往娘家那邊走走，有事無事總要圍著那口井轉轉。回到家裡，總能聽見她不斷地在嘮叨：“金釵井，存在了好多好多年了，好好好，好多人都是吃這口井的水。那些挖土放炮的，千萬不要把它毀了，毀了……”

我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：為我們的老人和子孫們，留下幾口像金釵井那樣明淨甘甜的井……

(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)